

第十九卷

豎

琴

一天的工作

魯迅全集 第十九卷 目次

豎 琴

前記.....	七
洞窟（M・札彌亞丁作，柔石譯）.....	一三
老耗子（M・淑雪兼珂）.....	三三
在沙漠上（L・倫支）.....	三九
果樹園（K・斐定）.....	五〇
窮苦的人們（A・雅各武萊夫）.....	七〇
豎琴（V・理定）.....	九〇
亞克與人性（E・左祝黎）.....	一二六

星花 (B·拉甫列涅夫作，靖華譯)	一五〇
拉拉的利益 (V·英培爾)	三九
『物事』 (V·凱泰耶夫作，柔石譯)	三九
後記	二四一

一天的工作

前記	二七
苦蓬 (B·畢力涅克)	二六三
肥料 (L·綏甫林娜)	二八二
鐵的靜寂 (N·略悉珂)	三三
我要活 (A·聶維洛夫)	三三八
工人 (S·瑪拉式庚)	三四七
一天的工作 (A·綏拉菲摩維支作，文尹譯)	三六九
舍道夫 (A·綏拉菲摩維支作，文尹譯)	四〇九
革命的英雄們 (D·孚爾瑪諾夫)	四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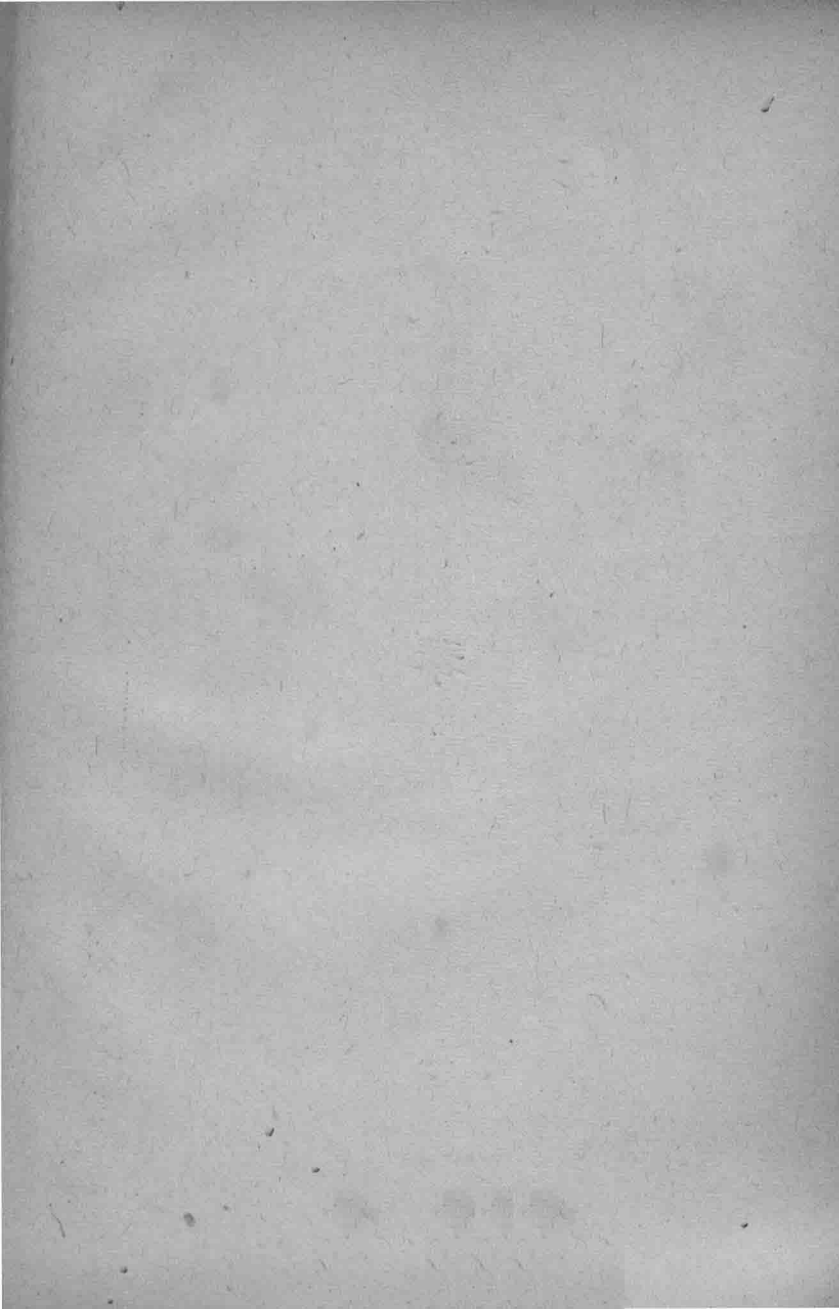
父親（M・峻羅珂夫）…………… 四九

枯煤・人們和耐火磚（F・班菲洛夫，V・伊連珂夫）…………… 五三

後記…………… 五二

豎

琴



前記

俄國的文學，從尼古拉斯二世時候以來，就是『爲人生』的，無論牠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決，或者墮入神祕，淪于頹唐，而其主流還是一個爲人生。

這一種思想，在大約二十年前即與中國一部分的文藝紹介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訶夫、託爾斯泰之名，漸漸出現于文字上，並且陸續翻譯了他們的一些作品。那時組織的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是上海的『文學研究會』，也將他們算作爲被壓迫者而呼號的作家的。

凡這些，離無產者文學本來還很遠，所以凡所紹介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喚，呻吟，困窮，酸辛，至多，也不過是一點掙扎。

但已經使又一部分人很不高興了，就招來了兩標軍馬的圍剿。『創造社』豎起了『爲藝術的藝術』的大旗，喊着『自我表現』的口號，要用波斯詩人的酒杯，『黃書』文士的手杖，將這些『庸俗』打平。還有一標是那些受過了英國的小說在供紳士淑女們的欣賞，美國的小說家在迎合讀者的心思這些『文藝理論』的洗禮而回來的，一聽到下層社會的叫喚和呻吟，就使他們眉頭百結，揚起了帶着白手套的纖手，揮斥道：這些下流都從『藝術之宮』裏滾出去！

而且中國原來還有着了一標佈滿全國的舊式的軍馬，這就是以小說爲『閒書』的人們。小說，是供『看官』們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的，所以要優雅，超逸，萬不可使讀者不歡，打斷他消閒的雅興。此說雖古，但卻與英、美時行的小說論合流，於是這三標新舊的大軍，就不約而同的來痛剿了『爲人生的文學』——俄國文學。

然而還是有着不少共鳴的人們，所以牠在中國仍然是宛轉曲折的生長着。

但牠在本土，卻突然凋零下去了。在這以前，原有許多作者企望着轉變的，而十月革命的到來，卻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莫大的打擊。于是有梅壘什珂夫斯基夫婦（D. W.

Мережниковski i Z. N. Hippisus、庫普林 (A. I. Kuprin)、蒲寧 (I. A. Bunin)、安特來夫 (L. N. Andreev) 之流的逃亡、阿爾志跋綏夫 (M. P. Artzybashev)、梭羅古勃 (Fiodor Sologub) 之流的沈默、舊作家的還在活動者，只剩了勃留梭夫 (Valeri Briusov)、惠墨賽耶夫 (V. Veresaiev)、戈理基 (Maxim Gorki)、瑪亞珂夫斯基 (V. V. Mayakovski) 這幾個人，到後來，還回來了一個亞歷舍·託爾斯泰 (Alekssei N. Tolstoi) 此外也沒有什麼顯著的新起的人物，在國內戰爭和列強封鎖中的文苑，是只見萎謝和荒涼了。

至一九二〇年頃，新經濟政策實行了，造紙、印刷、出版等項事業的勃興，也幫助了文藝的復活，這時的最重要的樞紐，是一個文學團體『綏拉比翁的兄弟們』 (Serapions-brüder)。

這一派的出現，表面上是始于二一年二月一日，在列寧格拉『藝術府』裏的第一回集會的，加盟者大抵是年青的文人，那立場是在一切立場的否定。淑雪兼珂說過：『從黨人的觀點看起來，我是沒有宗旨的人物。這不很好麼？自己說起自己來，則我既不是共

產主義者，也不是社會革命黨員，也不是帝制主義者。我只是一個俄國人，而且對於政治，是沒有操持的。大概和我最相近的，是布爾塞維克，和他們一同布爾塞維克化，我是贊成的……但我愛農民的俄國。」這就很明白的說出了他們的立場。

但在那時，這一個文學團體的出現，卻確是一種驚異，不久就幾乎席捲了全國的文壇。在蘇聯中，這樣的非蘇維埃的文學的勃興，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簡單：當時的革命者，正忙于實行，惟有這些青年文人發表了較為優秀的作品者其一；他們雖非革命者，而身歷了鐵和火的試練，所以凡所描寫的恐怖和戰慄，興奮和感激，易得讀者的共鳴者其二；其三，則當時指揮文學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給他們支持的。託羅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稱之為『同路人』。同『路人者』，謂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義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並無澈底為革命而鬭爭，雖死不惜的信念，僅是一時同道的伴侶罷了。這名稱，由那時一直使用到現在。

然而，單說是『愛文學』而沒有明確的觀念形態的徽幟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也終於逐漸失掉了作為團體的存在的意義，始於渙散，繼以消亡，後來就和別的『同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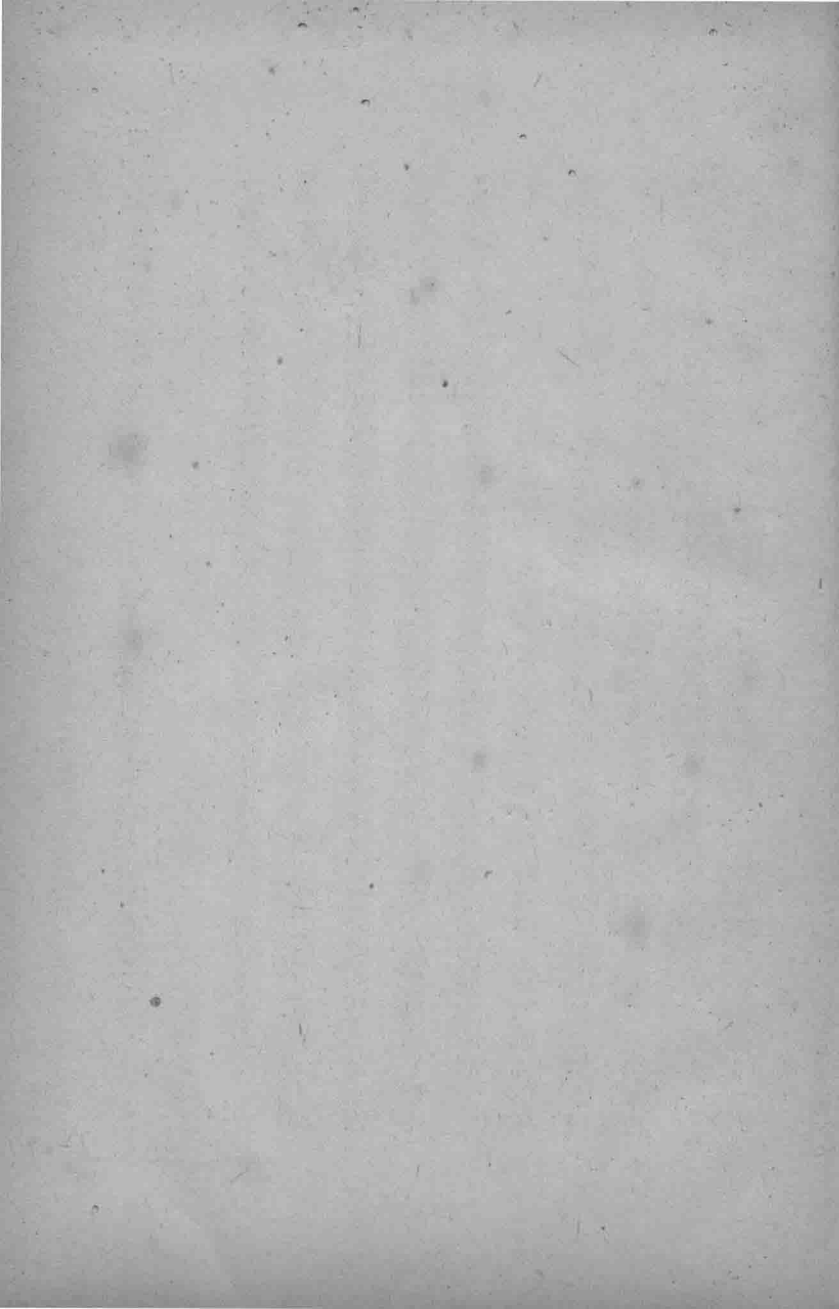
人』們一樣，各各由他個人的才力，受着文學上的評價了。

在四五年以前，中國又曾盛大的介紹了蘇聯文學，然而就是這『同路人』的作品居多。這也是無足異的。一者，此種文學的興起較爲在先，頗爲西歐及日本所賞贊和介紹，給中國也得了不少轉譯的機緣；二者，恐怕也還是這種沒有立場的立場，反而易得介紹者的賞識之故了，雖然他自以爲是『革命文學者』。

我向來是想介紹東歐文學的一個人，也曾譯過幾篇『同路人』作品，現在就合了十個人的短篇爲一集，其中的三篇，是別人的翻譯，我相信爲很可靠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不能將有名的作家全都收羅在內，使這本書較爲完善，但我相信曹靖華君的煙袋和四十，是可以補這缺陷的。

至于各個作者的略傳，和各篇作品的翻譯或重譯的來源，都寫在卷末的『後記』裏，讀者倘有興致，自去翻檢就是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九日，魯迅記于上海。



洞窟

M·札彌亞丁

冰河，猛獁，（註一）曠野。不知什麼地方好像人家的夜的岩石，岩石上有着洞穴。可不知道是誰，在夜的岩石之間的小路上，吹着角笛，用鼻子嗅出路來，一面噴起着白白的粉雪——也許，是灰色的拖着長鼻子的猛獁，也許，乃是風。不，也許，風就是最像猛獁的猛獁的凍了的呻吟聲。只有一件事分明知道——是冬天。總得咬緊牙關，不要格格地響。總得用石斧來砍柴。總得每夜搬了自己的篝火，一洞一洞的漸漸的深下去。總得多蓋些長毛的獸皮……

在一世紀前，是彼得堡街道的岩石之間，夜夜徘徊着灰色的拖着長鼻子的猛獁。用

（註一）Mammet，古代的巨獸，形略似象。——譯者。

了毛皮，外套，氈毯，破布之類包裹起來的洞窟的人們，一洞一洞地，逐漸躲進去了。在聖母節，（註二）瑪丁·瑪替尼支去釘上了書齋。到凱山聖母節，（註三）便搬出食堂，躲在臥室裏。這以後，就沒有可退的處所了。只好或者在這里熬過了圍困，或者是死掉。

洞窟似的彼得堡的臥室裏面，近來是諾亞的方舟之中一樣的光景——恰如洪水一般亂七八糟的淨不淨的生物，瑪丁·瑪替尼支的書桌，書籍，磁器樣的好像石器時代的點心，斯克略賓（註四）作品第七十四號，熨斗，慇懃地洗得雪白了的馬鈴薯五個，鍍銀的臥牀的格子，斧頭，小廚，柴，在這樣的宇宙的中心，則有上帝——短腿，紅鏽，貪饕的洞窟的上帝——鑄鐵的火爐。

上帝正在強有力地呻吟。是在昏暗的洞窟之中的火的奇蹟。人類——瑪丁·瑪替尼支和瑪沙——是一聲不響，以充滿虔誠的感謝的態度，將手都伸向那一邊。暫時之間，

（註二）十月一日。——譯者。

（註三）十二月二十二日。——譯者。

（註四）Aleksandr Scriabin (1871—1915)，俄國有名的音樂家。——譯者。

洞窟裏是春天了。暫時之間，毛皮，爪，牙，都被脫掉，通過了滿結着冰的腦的表皮，抽出碧綠的小草——思想來了。

『瑪德，（註五）你忘記了罷，明天是……唔唔，一定的，我知道。你忘記了！』

十月，樹葉已經發黃，萎靡，彫落了的時候，是常有彷彿青眼一般的日子的。這樣的日子，不要看地面，卻仰起頭來，也能够相信『還有歡欣，還是夏季。』瑪沙就正是這樣子。閉了眼睛，一聽火爐的聲音，便可以相信自己還是先前的自己，目下便要含笑從牀上走起，緊抱了男人。而一點鐘之前，發了小刀刮着玻璃一般的聲音的——那決不是自己的聲音，決不是自己……

『唉唉，瑪德，瑪德！怎麼統統……你先前是不會忘記什麼的。廿九這天，是瑪理亞的命名日呵……』

鐵鑄的上帝還在呻吟着。照例沒有燈。不到十點鐘，火是不來的罷。洞窟的破碎了的圓天井在搖動。瑪丁·瑪替尼支蹲着——留神！再留神些！——仰了頭，依舊在望十月的

（註五）瑪丁的親愛稱呼——譯者。

天空。爲了不看發黃的，乾枯的嘴唇。但瑪沙卻道——

『瑪德，明天一早就燒起來，今天似的燒一整天，怎樣！唔家裏有多少呢？書房裏該還有半賽句（註六）罷？』

很久以前，瑪沙就不能到北極似的書齋去了，所以什麼也不知道。那里是，已經……留神，再留神些罷！

『半賽句不止的！恐怕那里是……』

忽然——燈來了。正是十點鐘。瑪丁·瑪替尼支沒有說完話，細着眼睛，轉過臉去了。在亮光中，比昏暗還苦。在明亮的處所，他那打皺的，黏土色的臉，是會分明看見的。大概的人們，現在都顯着黏土色的臉。復原——成爲亞當。但瑪沙卻道——

『瑪德，我來試一試罷——也許我能够起來的呢……如果你早上就燒起火爐來。』

『那是瑪沙，自然……這樣的日子……那自然，早上就燒的。』

洞窟的上帝漸漸平靜，退縮了，終於停了響動，只微微地發些畢畢剝剝的聲音。聽到

（註六）一賽句約七立方尺。——譯者。